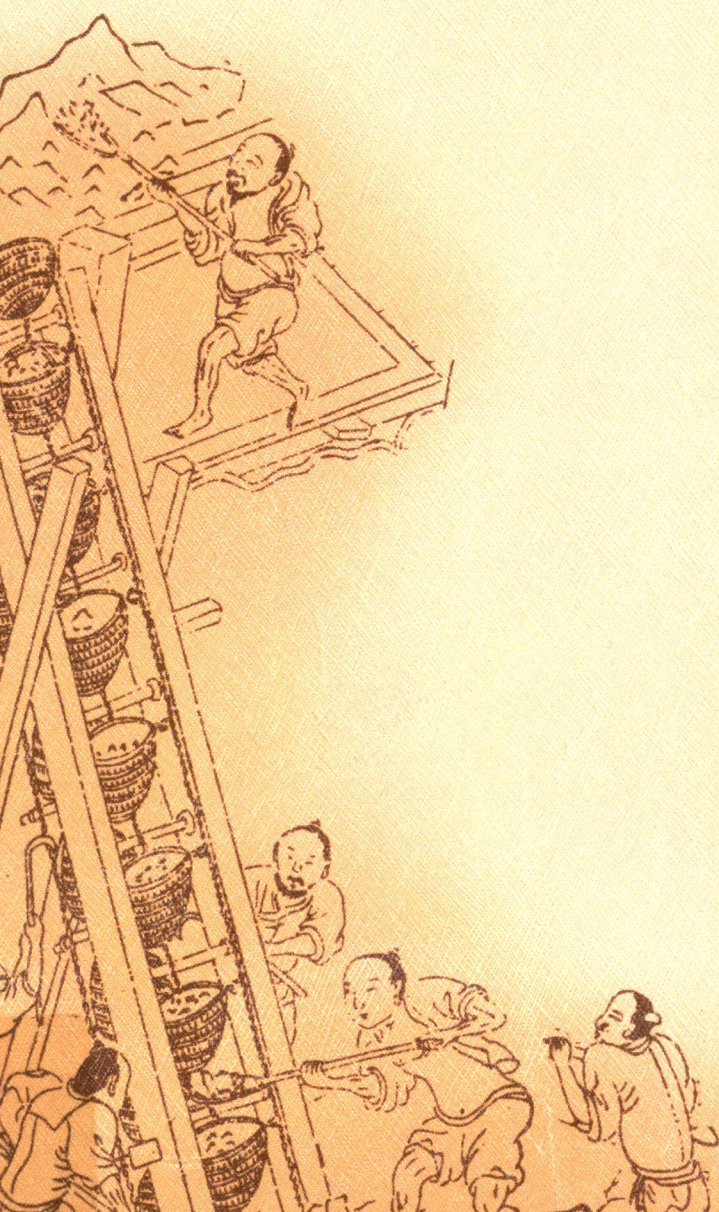


王徵全集

「明」王徵撰
林樂昌編校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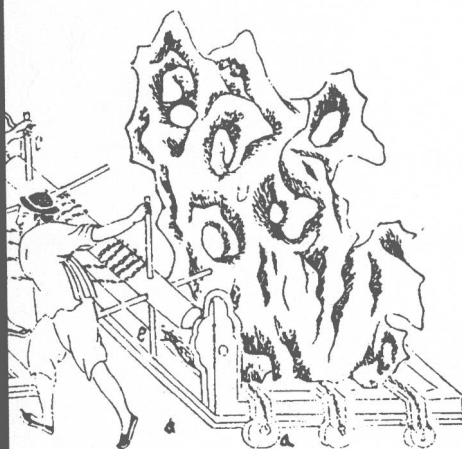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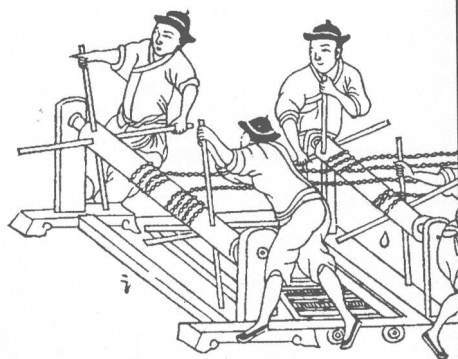


2427.8
20132

王徵全集

「明」王徵
林樂昌編校
撰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王徵全集 / (明) 王徵撰; 林樂昌編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80736 - 975 - 2

I. ①王… II. ①王… ②林… III. ①王徵(1571 ~ 1643) - 全集 IV. ①Z4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80738 號

王徵全集

王 徵 撰 林樂昌 編校

特約編輯 陸 軍
責任編輯 李 鴻
封面設計 陳 飛
版式設計 馬 健
出版發行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陝西新華發行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號
電 話 (029)8720512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萬裕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張 34.75
插 頁 2
字 數 7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500
標準書號 ISBN 978 - 7 - 80736 - 975 - 2
定 價 187.00 元

網 址 www.sqcbs.com

本書承

臺灣輔仁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寧波教區神長教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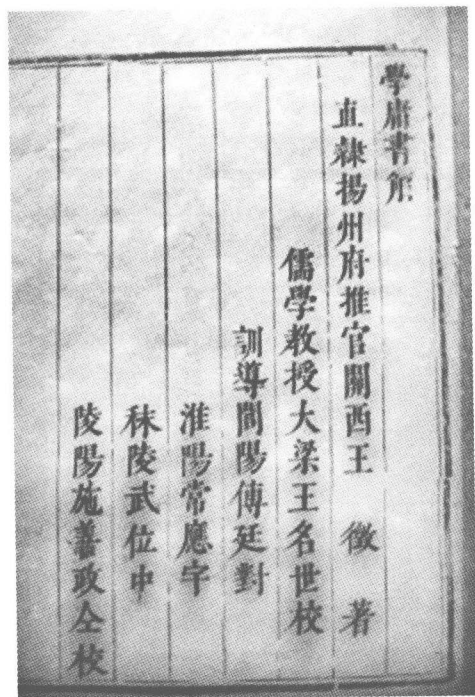
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

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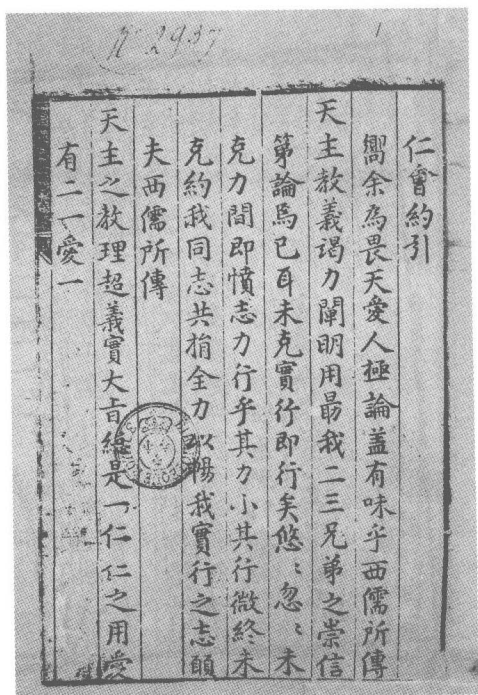
推動和資助編修出版 謹以致謝

涇陽王端節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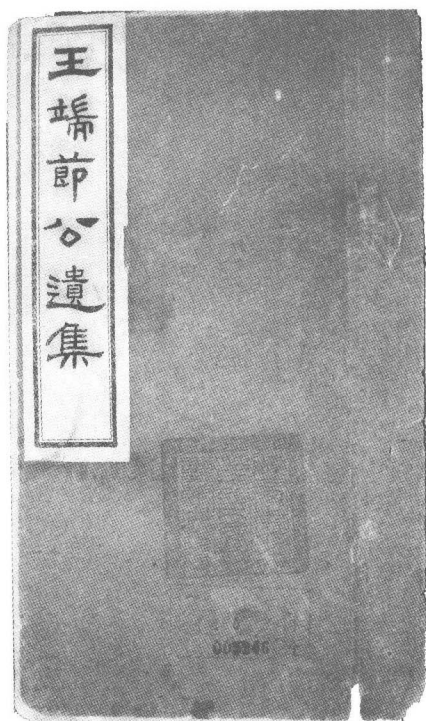


明刻本《學庸書解》書影



明刻本《仁會約》（複制本）書影

原本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柏堃輯編《王端節公遺集》

民國十四年（1925年）刊行



李之勤校點《王徵遺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序一

李之勤

明末陝西涇陽人王徵（穆宗隆慶五年～思宗崇禎十七年，公元1571～1644年），原是一位關心國運興衰、民生利弊，通曉兵法、善製器械，公正廉明、不阿權貴的清官能吏。遠在青年時代，他就立誓“學范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用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來激勵自己。只是他的仕宦經歷甚爲坎坷。二十四歲考中舉人後，十次去京城參加會試，才取得一個進士資格。而兩次出任推官，也稱司理，在當時九品官制中是一個處於七品、輔佐知府（相當於今地區專員）分管監察和審理案件的低級官吏，都因繼母和生父相繼去世而停職六年，回鄉守制，在任時間只有三年。其後雖因節制遼東等地的登萊巡撫孫元化推薦，被任命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兼遼海監軍道，還沒來得及出海，就因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兵變，而與孫元化同被問罪下獄。其後孫元化被處死，王徵遇赦歸里。曾在三原北城組織地方武裝“忠統”，對抗由饑民、邊兵組織的農民起義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取西安、建立大順王朝後，曾遣使徵召。王徵拒不從命，絕食而死。

在多次進京趕考的過程中，王徵結識了西洋天主教傳教士金尼閣、湯若望、鄧玉函、艾儒略等，有幸接觸到他們帶來的西方科學技術圖書，於是得以進一步鑽研“用穴、用氣、用水、用風”、“用小力轉大重”，以製造諸多生產生活用具以及軍械、火器的技術。又曾學習拉丁文，用西洋音學知識研究漢語拼音，參與編印《西儒耳目資》，以幫助西人學習漢語。還曾撰寫《畏天愛人極論》等宗教著作，把基督教的天主（deus）與我國古代所說的天、帝、昊天、上帝相結合，成爲積極融通中西學術、宗教、思想，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之一。

王徵一生著述甚多，內容涉及政治、軍事、儒學、文學、宗教和機械製造等諸多方面。現在所能考知其書名的至少有六十餘種，在明代就已刻印的有近三十種。但在被稱爲清朝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主流社會對王徵的評價雖屬正面，卻均局限於其不應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徵召而“抗節死”，對其衆多著作卻連一部也沒有刻印過。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作爲明朝官員的王徵，與以前曾爲明朝屬部的女真及其建立的後金和清朝，長期處於敵對和戰

爭狀態，在其著作中經常斥之為奴、為虜、為虜賊、為東虜，犯清朝統治者的大忌。清朝統治者屢興文字獄以鎮壓被懷疑有反清復明傾向的漢族知識分子，而查禁、銷毀不利於清朝的書籍和刪除、修改書籍中對清不利、不敬的語句和稱謂，也是乾隆時期編印《四庫全書》時的重要政策之一。王徵遺著當然難逃羅網。二是清朝統治者雖然沿襲明朝舊制，利用西洋傳教士修訂曆法、制造火器，但對西洋傳教士的在華傳教活動，仍保持警惕、防範態度。在羅馬教廷指責中國朝野祭天、敬祖為異端，明令傳教士撤除北京天主教堂中懸掛的康熙手書“敬天”牌匾時，康熙當即批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雍正時更下令嚴禁天主教，驅逐西洋傳教士回澳門。而王徵著作中卻多有宣傳天主教義，頌揚天主的語詞。如稱之為“全能造物主”、“全能全聖”、“無始無終、立天立地之主宰”、“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主宰，兩間更無兩主宰”等，自為清朝統治者難容。三，至於專論機械製造，與政治、宗教並無關係的《奇器圖說》都得不到刊印機會的原因，則與當時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有關。因為他們多持“重道輕藝”的態度，卑視器物製造為“工匠技藝末流”，非達人君子所應為。如果耽於此類“雕蟲小技”，消磨歲月，勢將“玩物喪志”，影響其施展經邦濟世、治國安民的雄才大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關於《奇器圖說》的提要，就透露出這種信息。它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其“製器之法實甲於古今，才有所長，自宜節取。”“書中所製皆裨民生之具，其器至便而其用至溥。錄而存之，固未嘗不可備一家之學也。”但同時對其卷首介紹器械製造基礎知識的〈表性言解〉、〈表德言解〉等，卻斥為“及誇其法神妙，大都荒誕恣肆，不足究詰”。並因而列其書於“存目”，不予刻印傳播，自然也就使人無法“節取”，依法製造來裨益民生了。而且“未嘗不可”類的猶疑用語，也使“可備一家之學”的分量大打折扣。

嘉慶、道光之際，清朝國勢漸衰，禁錮稍疏，《奇器圖說》始得重刊機會。王徵的九世孫王介在家道已衰的情況下，竭力搜集整理王徵的遺著，先後編印了《王端節公文集》二卷，《寶田堂王氏歷世諸集目錄》一卷，目錄中收錄了王徵著作四十八種，包括王介整理匯編的《王端節公文集》四卷、《王端節公時文》二卷、《王端公尺牘全集》一部、《王端節公經濟全書遺稿》二十七卷等。所編《寶田堂王氏家乘》中也收錄了王徵遺文《為父求誌狀稿》等。還刻印了所撰《明關學名儒先端節公全集序》和雍正《陝西通志》中的《王徵傳》，一同置於其明代刻版重印的《奇器圖說》和《兩理略》等書之前。而江蘇金山人錢熙祚《守山閣叢書》也收錄刻印了王徵的《遠西奇器圖說》和《諸器圖說》。

鴉片戰爭以後，海禁大開，西洋各國的基督教傳教士紛紛來華，依仗權勢超自由的傳教，沿海、內河附近許多城市被迫開埠通商，近代機器製造業日益

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王徵其人、其事及其著作也越來越引發人們的關注。光緒初年，《奇器圖說》就被改名《機器圖說》再版。光緒末年，著名學者黃節在《國粹學報（史篇）》第一卷第六期發表長文《王徵傳》，介紹其生平事蹟，尤其着重論述了王徵在機械製造方面的貢獻。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陝西涇陽柏塋應縣長王兆麟之聘負責縣誌編纂，同時編印了《涇陽文獻叢書》和《涇獻文存》、《涇獻詩存》。《涇陽文獻叢書》第一種就是王徵的《王端節公遺集》四卷。其中，卷一奏議三篇，卷二書牘十五篇，卷三序跋八篇，卷四雜著七篇，共三十三篇。《涇獻文存》和《涇獻詩存》共收王徵詩文二十四篇，篇目多與《王端公遺書》重複。北京大學教授向達曾將陝西富平張鵬一先生從《涇獻文存》和《涇獻詩存》中抄出的二十四篇王徵詩文選錄十七篇，以《王徵遺文抄》為題發表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六期。同期還刊載了張鵬一先生《明天啓壬戌科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一文。此朱卷三冊，原為三原于右任先生所藏，後贈陝西省立圖書館，即今陝西省圖書館。而在此以前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就已與北京大學共同出資影印了王徵參與編印的明版《西儒耳目資》。其中王徵撰寫的部分是：〈西儒耳目資序〉、〈西儒耳目資釋疑〉和〈三韻兌考問答〉等。而《奇器圖說》也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被商務印書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再一次影印。

抗日戰爭中的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西北論衡》雜誌第九卷第七期發表了存安先生的〈讀明末涇陽王徵所著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自記手稿錄後〉，介紹了有說無圖尚、未完稿的《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一書手稿的情況，並摘錄了該書的目錄、自記、或問和跋辭，並稱該書原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所藏，後贈予甘肅天水縣圖書館。而從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西北文化》第十七、十八期發表的〈奇器圖說作者續制之未刊稿〉的作者署名為劉耀黎，文章內容則與〈讀明末涇陽王徵所著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自記手稿錄後〉一文相同，可知存安先生實即曾執教於山西大學的劉耀黎先生。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中西文化交流史專家、天主教神甫方豪先生主編《真理雜誌》，其第一卷第二期為《紀念王葵心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特刊》，發表多篇關於王徵的紀念性、研究性文章，還轉載了王徵的遺文〈代疑篇序〉。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民國三十五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間，方豪先生主編《上智編譯館刊》，在發表衆多關於王徵的學術論著之外，也刊出了一些新發現的王徵遺著，如《上智編譯館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了實為陝西高陵通遠坊天主堂神甫李宣義的〈王徵著述遺版搜集序略〉，介紹了通遠坊天主堂從王徵後人處購得的《客問》刻板四片、《兵約》十六片、《士約》九片、《學庸書解》三片、《忠統日錄》二十片、《兩理略》一百四十片。第二卷第六期發表

李宣義神甫的〈王徵墨迹四文箋釋〉，所說的四文爲：〈溫恭毅公像讚〉、〈清北創建溫恭毅公繕城祠碑記〉、〈龍橋名議〉和〈題崇仁書〉。溫恭毅公指曾任浙江巡撫、工部尚書、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師的溫純。溫純爲三原人，曾倡議並組織修繕三原清河北岸的北城和清河上的龍橋，崇仁書則是溫純之子溫與亨編纂的當時名人對於溫純的讚頌。四文均係王徵手書，原爲呂文清天齋先生所藏，封面有所書“了一道人墨迹”題簽。後歸韓城魚天齊先生。第三卷三、四期發表李宣義神甫撰〈呂天齋先生所藏王端節公詩文〉，列舉了呂氏所藏抄本《王端節公詩文》中爲當時其他各書所未見的詩文目錄。但呂氏所藏兩種王徵遺著現在是否尚存，已不可知。三卷六期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王重民的〈王徵遺書序〉，介紹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從歐洲有關圖書館抄來的王徵宗教著作《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崇一堂日記隨筆》和《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等，並稱上述四種王徵宗教著作已由宋伯胤先生匯校爲《王徵遺書》，並得方豪先生資助，即將由上智編譯館出版。但出版之事當時似乎並未成爲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7年，王徵參與編印的《西儒耳目資》，被作爲《拼音文字史料叢書》之一，由中國文字改革出版社再次影印。1959~1960年，因參與《陝西近百年大事記》編寫，我受陝西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委托，去三原、涇陽、富平等地調查研究、搜集資料，有幸在涇陽王家堡王徵後人王玉如家和三原博物館借得部分王徵遺著和有關資料。主要是：

- 1、析箸文簿自敘瑣言（抄本一份）
- 2、忠統日錄（中、下）（刻本二冊）
- 3、鄉兵約（刻本三頁）
- 4、兵約
- 5、兵誓（與兵約合刻一冊）
- 6、客問（刻本一冊）
- 7、學庸書解（刻本一冊）
- 8、士約（刻本一冊）
- 9、涇陽縣盈村里尖擔堡王氏族內一支紀世系並記墳墓冊（抄本一冊，清乾隆年間王徵七世孫王拒編）
- 10、寶田堂王氏歷世諸集目錄（刻本一冊，清道光年間王徵九世孫王介編印）
- 11、寶田堂王氏家乘（一函七卷七冊，原爲八冊，缺卷首一冊，有抄本，有印本，王介編）

此外，還在三原龍橋書店購得《王端節詩文》抄本一冊，經與李宣義神甫所見魚天齊先生所藏、呂天齋先生題簽的《王端節公詩文》部分目錄比較，所缺者僅《感懷南鄉子八閩》和對聯四幅而已。回來後即將此書交當時附設在西

北大學歷史系的陝西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收藏。1965年，時任陝西省文物局長的武伯倫先生告知新得王徵遺著抄本《耆鏡》一冊，邀往陝西省碑林博物館觀賞。惜因當時正在鄉下參加四清，未能前往。失之交臂，不勝遺憾。

文化革命後的八十年代中，始擬將當時所知王徵遺著匯集出版，但抄本《王端節詩文》已因陝西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搬出西北大學縮編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其後社會科學研究所及其藏書又被并入黨校圖書館，而《王端節詩文》抄本已不知影蹤。去陝西省圖書館、陝西碑林博物館和天水圖書館查詢《明天啓壬戌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耆鏡》和《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等書，也均未得見。又知被命名為《王徵遺書》的四篇宗教著作，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宋伯胤先生的匯校稿尚在。所以自己輯編點校，以《王徵遺著》為名交給陝西人民出版社的就只有《兩理略》、《特命錄奏議》、《客問》、《兵約》、《土約》、《鄉兵約》、《學庸書解》、《守禦器具圖說》、《山居詠》和《詩文輯存》等十種了。但正式出版時，《守禦器具圖說》又在未予說明的情況下被刪除。原來被命名為《王徵遺書》的四種宗教著作則不久即被收入宋伯胤先生編著的《王徵年譜》，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0年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教授黃一農先生所著，由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又從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複印了由王徵的門婿孫正宗刻印散發的《活人丹方》傳單。此傳單原載於俄國聖彼得堡俄國公立圖書館收藏的明代劉凝編印的《天學集解》一書中。

以上所述，就是自清嘉慶二百年來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盡力搜尋、輯編王徵遺著的曲折經歷。雖然每種遺著、每篇遺文的再現，都曾激發人們的歡欣與驚歎，但一些新發現的王徵遺著隨後又莫名其妙地失蹤，也不能不令人深為憤慨和遺憾，而應亟謀補救預防之道。

總結二百餘年搜求成果、內容齊全、校勘精審的海內外第一部《王徵全集》，現在終於要由陝西師範大學的林樂昌教授完成了。該全集二十二卷，另有附錄五種，插圖二百餘幅，不日將由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出版。相信這部極具學術和文獻價值的《王徵全集》的出版，不僅將有助於陝西重要歷史文獻的保存，以防再度散失，更將對王徵生平和學術思想研究，以及中國科技史、中國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的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二〇一一年春節於西北大學

序二

賈二強

明天啓間陝西籍進士王徵，是一位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貢獻的歷史人物。

明代後期，以利瑪竇爲傑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開啓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一扇大門。這些傳教士來華後很快與以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爲代表的一批中國士大夫建立起聯系，他們通過個人的學養、品行，贏得了其時士大夫們的普遍尊重，紛紛與之交往。王徵就是這批士大夫的重要人物之一。

王徵對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有別於他人的獨特貢獻。與同時其他與傳教士交往的士人一樣，他爲翻譯當時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典籍付出了巨大精力。王徵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瑞士籍傳教士鄧玉函合作，譯繪《遠西奇器圖說》，這是一部以介紹西方力學與機械爲主的著作，被譽爲我國“第一部機械工程學著作”；另一項是與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合著《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提供給當時西洋傳教士學習漢語的教科書，它首次採用西方拉丁字母拼解漢字讀音，不僅大大方便了來華的西方人士，而且這種注音方式爲後來的語言文字改革提供了很有益的借鑒。王徵在文化交流方面這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世以來不斷得到學人的表彰，已日漸爲人所知。

然而西方天主教傳入，包括王徵在內的明季士人與西洋傳教士交往，其中一部分並進而接受天主教，這是繼佛教傳入中土後對於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又一重大事件，其意義遠不限於學習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它在宗教、哲學、政治、學術等涉及思想觀念、信仰乃至社會民衆生活的諸多方面所發生的深刻作用，並未得到充分的認識。對於這些問題條分縷析深入地進行探究，至今仍是中外學人們的一項繁重工作，而這一工作的深化，必須符合人文學科的基本要求，即無疑首先要依賴於資料的翔實完備。因此，對於諸如王徵這樣信從天主教人士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基礎性工作。

《奇器圖說》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尤其是能夠滿足部分士人的窺異獵奇心理，明末問世以來，已有多種翻刻本或印本；而《西儒耳目資》近代以來，結

合漢語語言文字改革，也得到學界的重視，建國以後曾經影印出版，以爲設計漢語拼音方案的參考。但是由於歷來士大夫嚴華夷之防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之清代前中期，清廷嚴厲禁教政策的施行，以及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出於政治因素，王徵與西方傳教士的交往甚少爲人提及，而他有關天主教的著作或譯著，更是大多沒有刊印，保存流傳甚少，部分或已湮沒散佚，這不能不造成相關研究的很大缺漏。

王徵生時並無文集，其文集的整理刊布始於清代。嘉慶年間，其七世孫王介擬匯輯王徵遺作三十六卷以《先端節公全集》之名行世，但是未付剞劂，甚或竟未成書。此《全集》不見傳本，各種書目亦未見著錄，今僅有《奇器圖說》一種以明刻原版印行，王介所撰之〈全集序〉弁其卷首。民國初年，陝西涇陽柏塋輯刻鄉邦文獻《涇陽文獻叢書》，收入《王端節公遺集》四卷，然僅寥寥一冊，缺漏甚多，不惟依舊不見反映王徵思想的有關天主教等諸篇，且并《奇器圖說》、《西儒耳目資》等重要著作亦付闕如。陝西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李之勤先生整理之《王徵遺著》，雖多補苴罅漏之功，較諸前本有所改觀，但尚難稱完璧。鄉人宋伯胤先生編著《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選輯王徵著譯二十餘種，然仍有窺豹一斑之憾。

林樂昌先生身居先賢王徵故地，關注研究王徵有年，爲闡揚其遺說，多方廣搜海內外王徵文字，即片言隻語，亦孜孜以求，務求無漏。所輯校整理之本，大有出藍之譽。這部《王徵全集》的出版，不僅彌補了王徵著述迄今無完本的缺憾，也必將予相關研究的深入以莫大動力，當爲學林所樂見。

二〇一〇年九月

於陝西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校說明

王徵（公元 1571 ~ 1644 年），字良甫，號葵心，皈依天主教後取聖名斐理伯（Philippe），晚年自號支離叟、了一子，卒後學者稱端節先生。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明天啓壬戌（公元 1622 年）進士，歷任廣平、揚州司理，山東按察司僉事兼遼海監軍。王徵一生廣交“奇人”，喜讀“奇書”，善製“奇器”，是儒學和西學思想家、科技發明家、語言學家和翻譯家，與著名的“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一起被合稱為晚明“四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據史誌著錄或史料記載，王徵一生所撰著譯、詩文甚多。其七世孫王介說，其先祖王徵“生平著述累百萬言，如《奇器圖》、《兩理略》、《士約》、《兵約》、《學庸解》、《山居詠》等書，不下數十種。”（王介：〈關學名儒先端節公全集序〉，參見本全集附錄四）然流傳中多有散佚。王徵生前，並無文集行世。清嘉慶中期（19 世紀初），王介著錄、匯輯先祖王徵遺作，並整理刊刻，用力最勤。其詳情，可以參見王介為其先祖王徵全集、文集撰寫的五篇序言，以及一篇關於王徵及其他先祖的文集目錄《寶田堂歷世諸集目錄》（皆已收入本全集附錄四）。該目錄著錄有《王端節公文集》二卷，并自注“王端節公著，王介匯輯”、“王介匯刻”。據此可知，嘉慶中期曾有王徵文集行世，但可惜早已失傳，故其內容已不得而知了。

民國十四年（1925 年），柏堃輯編鄉邦文獻《涇陽文獻叢書》，其第一種為《王端節公遺集》四卷。據柏堃撰〈王端節公遺集序〉可知，這部《遺集》當由他所匯輯。《王端節公遺集》四卷：卷一奏疏三篇，卷二書牘十五通，卷三序、跋、引八篇，卷四雜著七篇，合計三十三篇。顯而易見，這部由柏堃匯輯的《王端節公遺集》仍然是很不完備的。自 20 世紀 30 年代陳垣先生因纂《中國基督教史》為王徵立傳以來，對王徵其人其學的研究漸為學界所關注。北京大學王重民教授對搜集王徵遺著非常重視，他在撰寫於 1947 年的〈跋王徵的王端節公遺集〉中說：“十餘年來，我也很注意王徵的遺文和遺事，曾想為他編年譜，重編文集。”（參見本全集附錄四）然而可惜的是，王重民為王徵“編成一部比較完備的集子”（同上）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20 世紀 80 年代末，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之勤先生匯輯整理的《王徵遺

著》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考慮到現存的王徵遺著中，《奇器圖說》、《諸器圖說》、《西儒耳目資》等三種專著近代以來多次刻印或影印，傳本較多；《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崇一堂日記隨筆》、《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等四種天主教著作，南京的宋伯胤先生早已匯輯整理，準備作為專集出版。因此，李之勤先生輯校的這部近 25 萬字的《王徵遺著》，收入了除王徵的宗教類著作和製器類著作之外的幾乎所有著述，對於保存王徵著作貢獻甚巨，也為王徵其人其學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王徵遺著》的缺憾，除以上言及的收書有所不足之外，文字訛誤也比較多。李之勤先生曾告訴我，該書文字訛誤較多的主要原因是印刷前沒有讓他看核紅。儘管如此，這部當年印行了 2000 冊的《王徵遺著》，坊間早已難覓蹤影。

1990 年，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宋伯胤研究員編著的《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該《年譜》的特色是，在附錄中為“王徵著譯選輯”立目，共收入 27 種，其中包括王徵的四篇天主教著作。另外，在附錄二中還收入了王徵研究資料 17 種。這部《年譜》，也為學術界的王徵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該《年譜》近 26 萬字，其中附錄一王徵著譯選輯約 10 萬字。2004 年，該《年譜》又出版了增訂本，增選了四篇研究資料。應當指出，宋伯胤先生編著的《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其體例畢竟不屬於文集，而且限於主、客觀條件，在版本和文字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所收入的王徵的四篇天主教著作，依據的是向達抄本，未能看到原本；在“增訂本題記”中，編著者坦承《年譜》初版因“粗心草率，造成不少疏漏”。實際上增訂本的文字訛誤仍然不少，僅《畏天愛人極論》的文字錯訛就達八十多處。

總之，雖然前輩學者在王徵著述整理方面已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但在搜求、體例、版本和校勘等方面仍然存在著一些有待改進之處。而且，這些成果無法讓學者於一集之中得窺王徵著作的全貌，於研究多有不便。有鑒於此，本編校者不揣淺陋，決意在前輩學者所獲成果的基礎上，尋訪匯輯，發凡起例，悉心編校，為學術界提供一部使用方便可靠的《王徵全集》。由我編校、由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這部《王徵全集》，從編校直至出版，經歷了兩個階段，歷時十五年：1996 年 1 月～1998 年 7 月，完成了臺灣輔仁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中心的專題研究計劃，其結項成果可視作《王徵全集》的初稿；2008～2011 年，被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納入出版計劃，著手全面修訂《王徵全集》初稿，直至出版。這部《王徵全集》共二十二卷，另有附錄五種，插圖二百餘幅，全書近 70 萬字。新編《王徵全集》，上距王徵七世孫王介匯輯、刊刻的《王端節公文集》二卷，大約二百年；上距柏塋先生輯編的《王端節公遺集》四卷，已八十多年；上距李之勤先生編校的《王徵遺著》，也已二十多年。這部新編《王徵全集》，理應後出轉精，也理應對編校整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

求。編校者在工作一開始便給自己提出了“三個務求”：一是務求搜羅完備，二是務求體例合理，三是務求校勘精審。雖然完全做到這“三個務求”並非易事，但編校者的確是一直以這“三個務求”作為整理標準的。當然，這部新編《王徵全集》尚需接受學術界的檢驗，故編校者衷心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以下，對這部新編《王徵全集》的編校設想和編校原則略作說明。

一、關於本全集的王徵畫像

本全集卷前的王徵畫像，選自盧前輯編的《飲虹簃所刻曲》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金陵刻本；封面的王徵畫像係王徵後裔家藏，由王徵十二世孫王可舉先生提供。

二、關於本全集的排印方式

本全集收入的所有文獻和資料皆使用繁體字，並以橫排方式印行。

三、關於本全集的收錄概況

為了實現近二百年來幾代學人輯編一部完備的《王徵全集》這一願望，本全集將充分吸收前輩學者的相關成果，盡量收入目前所知見的王徵著譯，無論是業已刊行的，還是沒有刊行的；無論是整部專著，還是零散詩文。這次新編的《王徵全集》，將第一次把以往王徵文集所不收的製器學（機械工程學）譯著《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專著《新製諸器圖說》一卷、《守禦器具圖說》一卷等，盡行收入。所收王徵天主教著作四種，雖然此前曾被宋伯胤先生編著的《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收入，但與《年譜》使用的抄本不同，本全集使用的則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藏書的原本（複制本）。將二者對校則不難看出，抄本的文字訛誤甚多。對於王徵的其他著作，在散佚嚴重、搜求困難的情況下，編校者也力求其全。令人遺憾的是，現代以來，一些本不該散佚的王徵重要著作仍在陸續遺失：民國年間，于右任先生將自己在三原購得的《明天啓壬戌科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通過張鵬一先生捐給了陝西省圖書館，不知何時已遺失了；民國年間，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將藏書一萬餘冊贈送給天水圖書館，其中包括非常珍貴的王徵手稿《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卻於1956~1980年期間遺失了（詳見後記）；20世紀60年代，陝西省博物館曾經搜集到王徵遺著抄本《耆鏡》一冊，隨後也遺失了。

四、關於本全集的分類和分卷

本全集所收王徵著述及研究資料的分類、分卷，是在參考古代文集、全集編輯體例和分卷名稱舊例的同時，注重扣緊王徵一生行實和學術的多方面特點，作為劃分、編排和命名的主要根據。

（一）關於本全集的分類

依據以上的體例原則，本全集首先將王徵著述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政事類，從卷一至卷六，共六卷，包括治狀、兵事、奏議、揭帖等內容。

第二大類：學術類，從卷七至卷十八，共十二卷。在學術大類中，還可以按照王徵自己所說“資心之學”、“資耳目之學”、“資手足之學”等名目，再細分為三小類：

1、“儒學”、“天學”，屬於王徵所謂“資心之學”，從卷七至卷十一，共五卷。“儒學”二種，包括《學庸書解》、《士約》，合為一卷；“天學”四種，包括《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崇一堂日記隨筆》，各為一卷，共四卷。

2、“音學”一卷，屬於王徵所謂“資耳目之學”，列在卷十二，包括〈西儒耳目資敘〉、〈西儒耳目資釋疑〉、〈三韻兌考問答〉、〈元母生生總圖〉等。

3、“製器學”，屬於王徵所謂“資手足之學”，從卷十三至卷十八，共六卷，包括《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新製諸器圖說》一卷、《守禦器具圖說》一卷、《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殘篇）一卷等。需要說明的是，王徵的手稿《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已佚，列入本全集卷十八製器學六的《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是依據民國學者介紹這一手稿的兩篇文章而輯出的部分內容（詳見本全集卷十八製器學六《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題注），故稱作“殘篇”。

第三大類：詩文雜著類，從卷十九至卷二十二，共四卷，包括書牘、詩、曲、序、跋、議、記、讚、銘、雜文等內容。其中卷二十一序、跋，收入十八篇。需要說明的是，本全集對該卷的處理方式比較特殊。依舊例，王徵的大部分序、跋文字分別置於各相關著譯之前後，如〈兩理略自序〉、〈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跋辭〉等。如此，剩餘的少數幾篇序、跋文字則不足以獨立成卷。為方便讀者知王徵序、跋之全貌，本全集在該卷中仍為王徵所有序、跋立目；同時，凡已置於各著譯前後之序、跋文字，在該卷中則不再重出，以免重複，僅列其題目，並注其所在卷、頁。

本全集除以王徵著述作為正文之外，還精心選錄了王徵研究的相關資料，作為附錄。繫於本全集卷末的附錄，共有五種：

附錄一，是有關王徵家族世系的史料，凡兩種，均為王徵後裔所撰。

附錄二，是本編校者編撰的王徵年譜。

附錄三，是有關王徵的傳記資料，以及讚賀、祭文，共精選十四篇。其中，有的是王徵親友所撰，有的則是後世學者所撰。

附錄四，是有關王徵著譯的序、跋、提要，共精選三十篇。其中，有的是王徵親友、門人所撰，有的則是後世學者所撰。凡是與王徵著譯之序、跋文體接近但並不屬於序、跋類的文字，例如惠澤霖（H. Verhaeren）撰、景明譯：〈王徵與所譯《奇器圖說》〉（刊於《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二期），李宣